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蜀志卷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許靖　麋竺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潁川劉翊為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

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毖為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頴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為公卿郡守拜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兖州刺史頴川張咨為南陽太守陳留孔伷為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為陳留太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毖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

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叱毖令出於外斬之靖從兄陳相瑒又與伷合規靖懼誅奔伷蜀記云靖後自表曰黨賊求生情所不忍守官自危死不成義竊念古人當難詭常權以濟其道伷卒依揚州刺史陳褘褘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大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疏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阯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

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鉅鹿張翔

萬機論云翔字元鳳

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而不許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方命圮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

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為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絶糧茹草饑殍薦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悳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勑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蒼梧諸縣夷越蠭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絶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

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為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臣松之以為孔子稱賢者避世其次避地蓋貴其識見安危去就得所也許靖羇客會稽閩閻之士孫策之來於靖何為而乃泛萬里之海入疫癘之鄉致使尊弱塗炭百罹備經可謂自貽矣謀臣若斯難以言智孰若安時處順端拱吳越與張昭張紘之儔同保元吉者哉懼卒顛仆永為亡虜憂瘁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荆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絶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彦深相分託

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子雲名津南陽人為交州刺史見吴志若荊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荊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

其禍得歸死國家觧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没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裔土矣昔營丘翼周杖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漢書霍光傳曰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稱警蹕未詳虎賁所出也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為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為賞罰意之所存便為禍福行之得道即社

稷用寧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縣於執事自華及夷顒顒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羣司審量五材為官擇人茍得其人雖讎必舉茍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弦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為國自重為民自愛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疏盡投之于水後劉璋遂使使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為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子

於荊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為指南益部耆舊傳曰商字文表廣漢人以才學稱聲問著於州里劉璋辟為治中從事是時王塗隔絕州之牧伯猶七國之諸侯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黨信大臣商奏記諫璋璋頗感悟初韓遂與馬騰作亂關中數與璋父焉交通信至騰子超復與璋相聞有連蜀之意商謂璋曰超勇而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為脣齒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部土美民豐寶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則由養虎而自遺患矣璋從其言乃拒絕之荊州牧劉表及儒者宋忠咸聞其名遺書與商敘致殷勤許靖號為臧否至蜀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興無以加也璋以商為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至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與嚴君平李弘立祠作銘以旌先賢修學廣

農百姓便之在郡十載卒於官許靖代之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山陽公載記曰建安十七年漢立皇子熙為濟陰王懿為山陽王敦為東海王請聞之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孟德之謂乎十九年先主克蜀以靖為左將軍長史先主為漢中王靖為太傅及即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君其勖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靖夭沒欽子游景耀

中為尚書始靖兄事頴川陳紀與陳郡袁煥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并子羣魏初為公輔大臣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文多故不載

魏略王朗與文休書

曰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豈意脫别三十餘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别於歳月豈況悠悠歴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别若没而復浮若絶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儕輩略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為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邅蹇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托舊情於思想眇眇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荆州見鄧子孝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静云夫子既在益州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墮是時侍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拳拳饑渴誠無已也自天子

在東宮及即位之後每會羣賢論天下髦雋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為英士鮮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每叙足下以為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前世邂逅以同為睽非武皇帝之旨頃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吴所獻致名馬貂罽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叙舊情以達聲問久濶情慉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大男名肅年二十九生於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愴恨有懷緬然又曰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值天命受於聖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衆瑞之總集覩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曜之青烟于時忽自以為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

得攜子之手共列於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廻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常讓上卿於李元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名然後綬帶委質游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讌高談大噱亦足遺憂而忘老捉筆陳情隨以喜笑又曰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而并致前問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睎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勅朗等使重為書與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揆殷勤之聖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曜德於阿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偽號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榮名上下蒙

不朽之常雅功與事並聲與勲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光大之恩敘宿昔夢想之思若天啟衆心子導蜀意誠此意有携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問或否復面何由前後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動於懷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徧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為身擇居猶顧中土為主擇居安豈可以不繫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産鉅億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麋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

發竺乃還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後徐州牧陶謙辟為別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先主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為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公表竺領嬴郡太守曹公集載公表曰泰山郡界廣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為嬴郡揀選清廉以為守將偏將軍糜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烈請以竺領嬴郡太守撫慰吏民竺弟芳為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荊州遣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為左

將軍從事中郎益州既平拜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而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嘗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為比芳為南郡太守與關羽共事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因覆敗竺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慙恚發病歳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為從事鄭玄傳云玄薦

乾於州乾被辟命主所舉也 後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乾自結袁紹將適荆州乾又與麋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袁尚書説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其見重如此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為秉忠將軍見禮次麋竺與簡雍同等頃之卒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荆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

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為昭德將軍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為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

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為簡遂隨音變之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也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荊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

人焉

秦宓字子勑廣漢緜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黄髮而易稱顔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内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已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

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内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令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仭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益部耆舊傳曰安廣漢人少事聘士楊厚究極圖籍游覽

京師還家講授與董扶俱以學行齊聲郡請功曹州辟治中別駕終不久居舉孝廉茂才太尉載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揆其器量國之元寶宜處弼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玄纁之禮所宜招命王塗隔塞遂無聘命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門人慕仰為之碑銘後丞相亮問秦宓以安所長宓曰記人之善忘人之過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衒玉以燿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衒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為良輔不以是時

建蕭張之策未足為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顔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户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皋安身為樂無憂為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後商為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楊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

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内談詠厭

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盛

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

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横用之何為權曰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為大君子以博識為弘宓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絶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覩野

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臣松之案書傳魯定公無善可稱宓謂之賢者淺學所未達也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

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頴乎宓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也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

所謂七篇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革子成之誤況賢於已者乎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子成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屈於子貢之言故謂之誤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在茅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廚膳即宓第宴談宓臥如

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絶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為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為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簿手版也）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為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為

東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為天井左思蜀都賦曰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天地運期而會昌景福肸蠁而興作淮濟四瀆江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帝王世紀曰鯀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為修已上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臆圮胷坼而生禹於石紐譙周蜀本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刳兒坪見世帝紀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于海為民除害生民已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祇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蜀記曰三皇乘祇車出谷口未詳宓所由知為斜谷也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

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篡逡巡無以復答益州辟宓為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吴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為别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吴遣使張温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温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温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温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

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温曰何姓宓曰姓劉温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温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温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辯其不然

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

數往諮訪記録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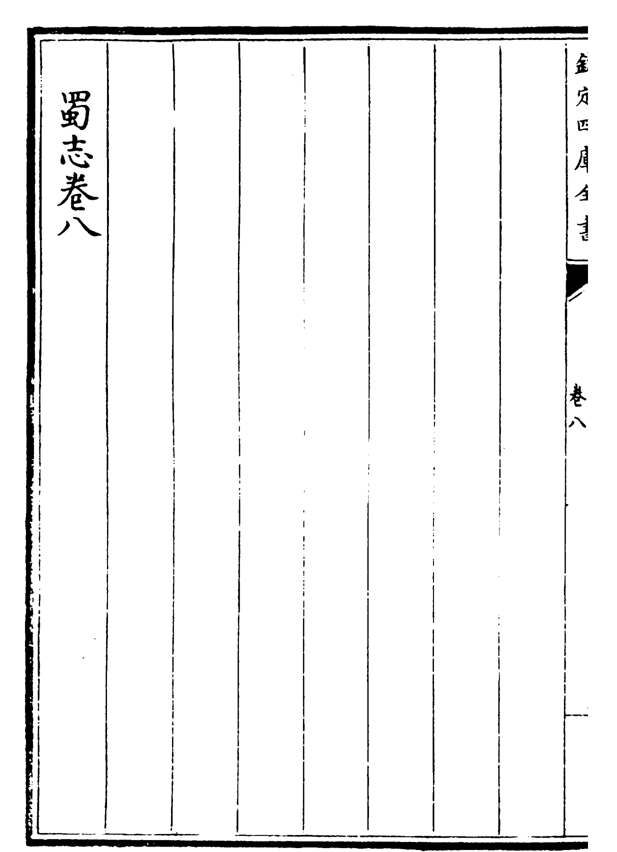
行事舉動未悉允當將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萬機論論許子

將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貶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蓋善人也麋竺孫乾

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之高

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

士矣



蜀志卷八

蜀志卷八考證

許靖仁恕惻怛○惻怛宋本作惻隱

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冊府作泊諸妻子

豈可具陳哉注謀臣若斯難以言智○臣龍官按謀臣疑當作謀身蓋譏文休避地交州室家顛沛無保身之哲也

知聖主允明○允冊府作光

虎賁警蹕注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稱警蹕○肆宜作

肆

文多故不載注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過冊府作愚

又注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臣清植按本傳靖於

章武二年卒此書乃在先主既喪之後則靖不及見

矣豈異國乖隅靖雖歿而朗不知耶諸葛亮集云朗

等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亮不答而作正議此書當

是一時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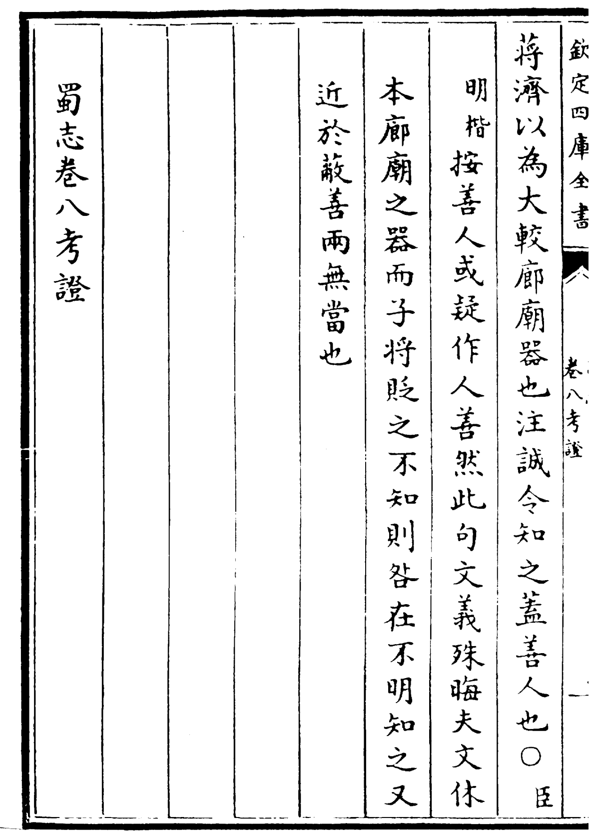
又注既承詒直且服舊之情○直字疑

糜竺益州既平拜為安漢將軍○既平太平御覽作既定

泰宓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今冊府作令

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冊府作僕聞書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

參伐則益州分野○何焯曰漢書地理志蜀系秦分統於輿鬼東井參伐乃魏地星也此云參伐則益州分野未詳



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注誠令知之蓋善人也○臣明楷按善人或疑作人善然此句文義殊晦夫文休本廊廟之器而子將貶之不知則咎在不明知之又近於蔽善兩無當也

蜀志卷八考證

蜀志卷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董和　劉巴　馬良弟謖　陳震

董允陳祗黄皓　呂乂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音髀江原長成都

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産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

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為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茍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

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為亮主簿有忠蓋之效故見褒述亮卒為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還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兖州刺史至右驃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尚書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少知名零陵先賢傳曰巴祖父曜蒼梧太守父祥江夏太守盪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祥舉兵攻之與戰敗亡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且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昔游荊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

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艷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荊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荊州先主奔江南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公曹公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零陵先賢傳曰曹公敗於烏林還北時欲遣桓階階辭不如巴巴謂曹公曰劉備據荊州不可也公曰備如相圖孤以六軍繼之也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阯零陵先賢傳云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荊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

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先主深以為恨巴復從交阯至蜀零陵先賢傳曰巴入交阯更姓為張與交阯太守士燮計議不合乃由牂牁道去為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主簿曰此非常人不可殺也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為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事輒以咨訪臣松之案劉焉在漢靈帝時已經宗正太常出為益州牧祥始以孫堅作長沙時為江夏太守不得舉焉為孝廉明也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零陵先賢傳曰璋遣法正迎劉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不可內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喜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

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絶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幃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巴為尚書後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

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零陵先賢傳曰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即真巴以為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緩之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零陵先賢傳曰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褊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沈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為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

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為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臣松之以為良蓋與亮結為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為尊兄耳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為左

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勲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㑹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為騎都尉良弟謖字幼常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緜竹

成都令越嶲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内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吴壹等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

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為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亮為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謖年三十九 襄陽記曰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衆為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

篤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誡謖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誡而不獲奉承明謖之難廢也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議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荊州牧辟為從事部諸郡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為汶山太守轉在犍為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為衛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

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吴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明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敘好踐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旍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

下以徐豫幽青屬吴并涼冀兗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震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

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吴為吾説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為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黄門侍郎丞相亮將北

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為宫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為參軍允遷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楚國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為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

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内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勳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黄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黄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脩

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遂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吴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憒憒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即荅恢目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為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為丞相府屬遷巴郡

太守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此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為丞相府屬出作巴郡則官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為不審的也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為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為四相一號四英也陳祗代允為侍中與黄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黄門令為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

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内侍吕乂卒祇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祇上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祇上承主指下接閹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祇統職一紀柔嘉維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謚謚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内侯拔次子裕為黄門侍郎自祇之有

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為自輕由祇媚兹一人皓搆閒浸潤故耳允孫宏晉巴西太守臣松之以為陳羣子泰陸遜子抗傳皆以子繫父不別載姓及王肅杜恕張承顧劭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名位優重事跡踰父故邪夏侯玄陳表並有騂角之美而亦如泰者魏書總名此卷云諸夏侯曹傳故不復稍加品藻陳武與表俱至偏將軍以位不相過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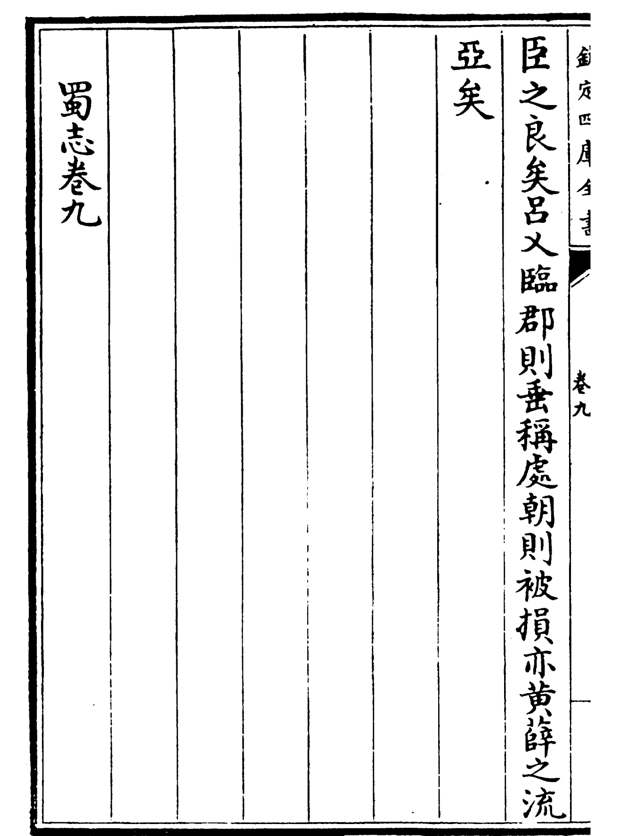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

祺南鄉劉幹等並為典曹都尉又遷新都縣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又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户口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又到官為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為尚書代董允為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又

歷職内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為政簡而不煩號為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

延熙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為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皆與乂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於乂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為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



臣之良矣呂乂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黄薛之流亞矣

蜀志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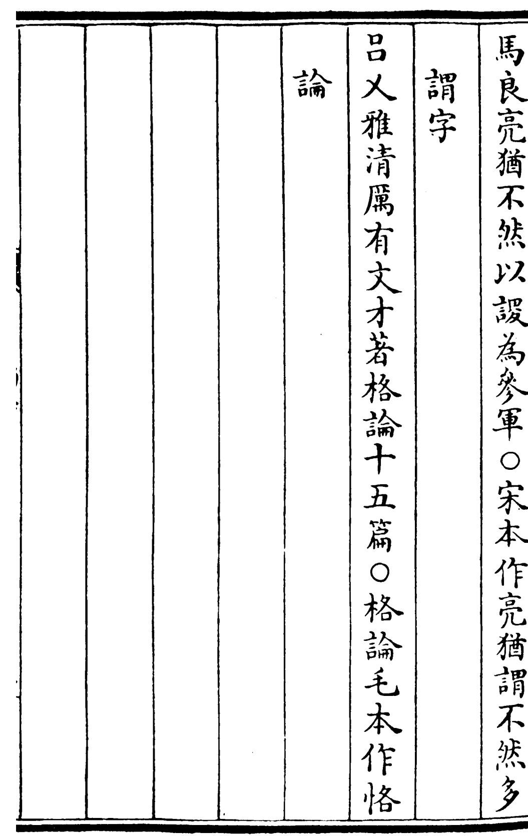
劉巴少知名注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臣清植按本傳下文云荊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則表初未必有欲殺巴之事也零陵先賢傳蓋傳訛之談

又注郡署户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臣浩按主記疑作主計劉先主主字宜衍劉表傳中別駕劉先是其人也

巴復從交阯至蜀注乃由牂牱道去○道去元本作適去

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注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元本作天分素高亮多分字

非公事不言注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臣清植按本傳下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則先主之稱尊號巴未必以為非也零陵先賢傳蓋勦敵國謗誹之辭亦不足信



馬良亮猶不然以諛為參軍○宋本作亮猶謂不然多

謂字

呂乂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格論毛本作恪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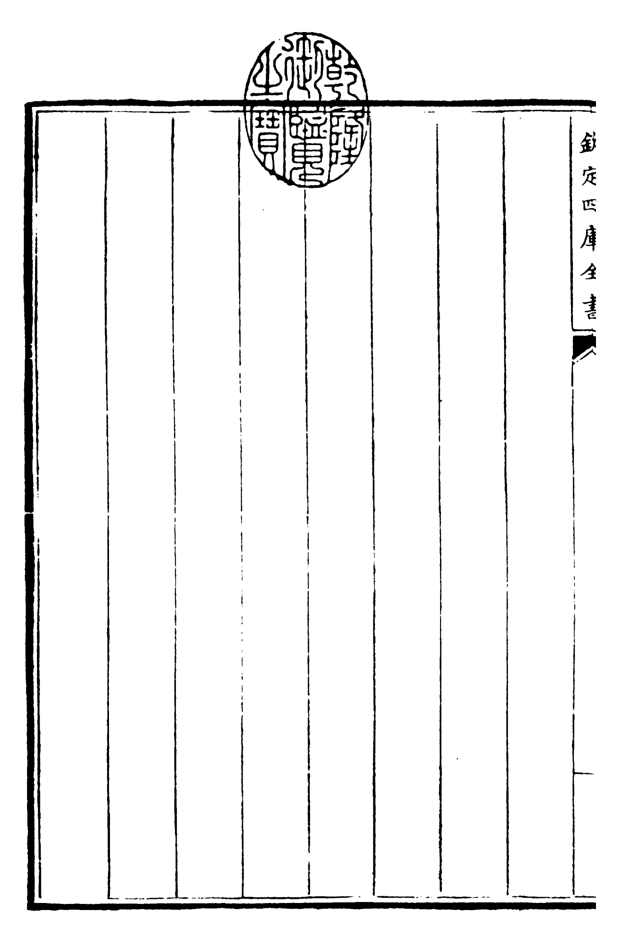
蜀志卷九考證

謹案卷七第四頁後六行則羣筞畢舉刋本畢訛必據毛本改

第九頁前三行而尊門猶當受其憂刋本其訛共據監本改

卷八第五頁後二行注益都耆舊傳刋本都訛州今改

第十六頁前六行亮累遣使促之刋本促訛從據監本毛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陳　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蜀志卷十一 十二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蜀志卷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劉封　彭羕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為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

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
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為副軍中
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使迎
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衆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為
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
太守蒯祺為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
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
庸太守申耽舉衆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

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為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揺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illegible]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畧載達辭先主表曰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深覩歸趣臣委質以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咎犯謝罪逡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

潔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勲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覩當其事益以傷絶何者荆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絶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

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

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
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己伯奇皆其類也
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
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
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為讎況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
禦寇楚建禀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
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血而據勢權義非君臣
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

聞也自立阿丰為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為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為覇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内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曾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

據而還竊相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背禍猶皆如斯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霄也宣子曰霄也佷對曰霄也佷在面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者賢陵人而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不聽智果別族于太史氏為輔氏及智氏亡惟輔果在焉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為丈夫為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為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為棄舊也怒不

致亂以免危亡不為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百户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申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軍從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魏略曰申儀兄名耽字義舉初

在西平上庸間聚衆數千家後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曹公加其號為將軍因使領上庸都尉至建安末為蜀所攻以其郡西屬黄初中儀復來還詔即以兄故號加儀因拜魏興太守封列侯太和中儀與孟達不和數上言達有貳心於蜀及達反儀絶蜀道使救不到達死後儀詣宛見司馬宣王宣王勸使來朝儀至京師詔轉儀拜樓船將軍在禮請中封既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為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之封子林為牙門將咸熙元年內移河東達子興議督軍是歲徙還扶風

彭羕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勑薦之於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傅説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恵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緜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淡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貞不

郄雖古人潛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讜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勲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羕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為衆人所謗毁於州牧劉璋璋髠鉗羕為徒隷會先主入蜀泝流北行羕欲納説先主乃往見龎統統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賔客羕徑上統牀卧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羕坐羕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羕遂並致之先主

先主亦以為奇數令羕傳宣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
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羕為治中從事
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
諸葛亮雖外接待羕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羕心大
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意以稍疎
左遷羕為江陽太守羕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
超問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
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

老草荒悖可復道邪揚雄方言曰減緦乾都耆草老也郭璞注曰皆老者皮色枯瘁之形也臣松之以為皮去毛曰草古者以草為兵故語稱兵革草猶兵也羕罵備為老草猶言老兵也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羕言大驚默然不答羕退具表羕辭於是收羕付有司羕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

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

臣松之以為分子之厚者羕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於已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

羕一朝狂悖自求葅醢為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為也況僕頗别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興事業而

有援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侻
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
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
至於内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
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説之是也但不分别其間痛
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
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勲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
禍自我墮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吕也宜善與主公

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羕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廖音理救反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荆州牧辟為從事年未三十擢為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荆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

之不深責也以為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徵立為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

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為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以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為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郃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

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為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闒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為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為卿上當在五校臣荅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為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於是廢立為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為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往詣立稱立意

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為郡職吏以才幹稱荆州牧劉表使歷諸郡縣曹公入荆州時嚴宰秭歸遂西詣蜀劉璋以為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為護軍拒先主於緜竹嚴率衆降先主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為犍為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郪（音妻）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

首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嶲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赴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為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

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為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参

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説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説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横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説司馬懿

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為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恥不辦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為姧狹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姧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鄉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輙與行中

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雝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爨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武畧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綏戎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畧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

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

諸葛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奬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

讁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頗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兾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

之有也豐官至朱提太守蘇林漢書音義曰朱音銖提音如北方人名士曰提也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為賓客先主定益州以琰為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為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

亮牋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
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
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禄位以致今日間者迷
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
命雖必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
寄顔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慌惚十二
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
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

於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絶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先主為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

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為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為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瑶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

盡魏畧曰夏侯楙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舡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為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

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殁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祕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禕紿

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褘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纔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絶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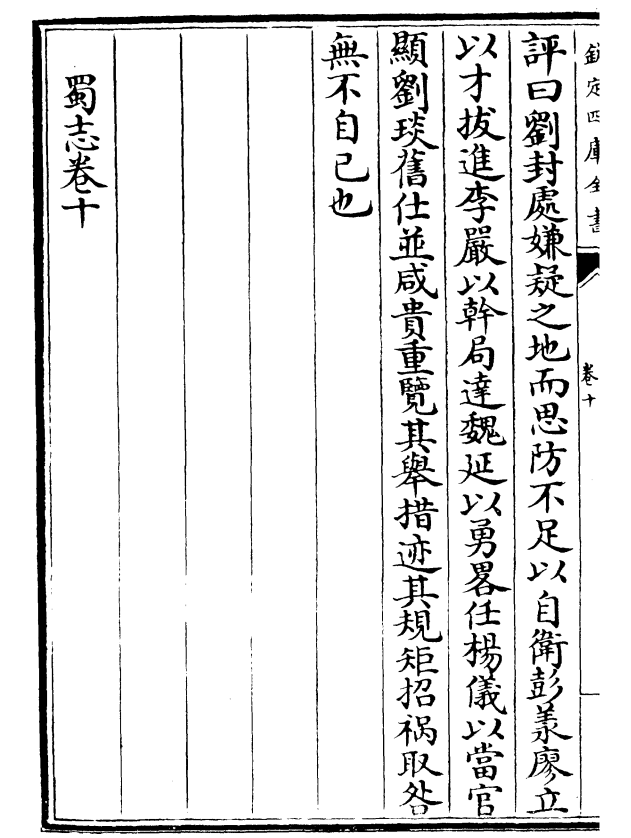
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兾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魏畧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復來也令延攝行己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行軍事懼為所害乃張言延欲與衆北附遂率其衆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臣松之以為此盖

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為荆州刺史傅羣主簿背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為功曹遣奉使西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悦之因辟為左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為漢中王拔儀為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遥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

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為功勲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悦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為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為先主尚書琬為尚書郎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

當其勞劇自惟年官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内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為後軍師費褘往慰省之儀對褘恨望前後云云又語褘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褘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楚國先賢傳云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為江南冠冕州郡禮召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夭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楊君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羕廖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畧任楊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仕並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己也

蜀志卷十

蜀志卷十考證

劉封猶皆如斯注美鬚長大則賢○鬚宋本作鬢

又注智果別族于太史氏為輔氏○宋本太史下無

氏字

彭羕豐功厚利建跡之勲○之勲元本作立勲

頗以被酒侻失老語○侻元本作脱

廖立後丞相掾李郃蔣琬至○臣明楷按楊戲輔臣贊

注云李邵字永南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為西曹掾此

作李郃未詳孰是

李嚴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狐忠即馬忠少養外

家姓狐後乃復姓成藩毛本作成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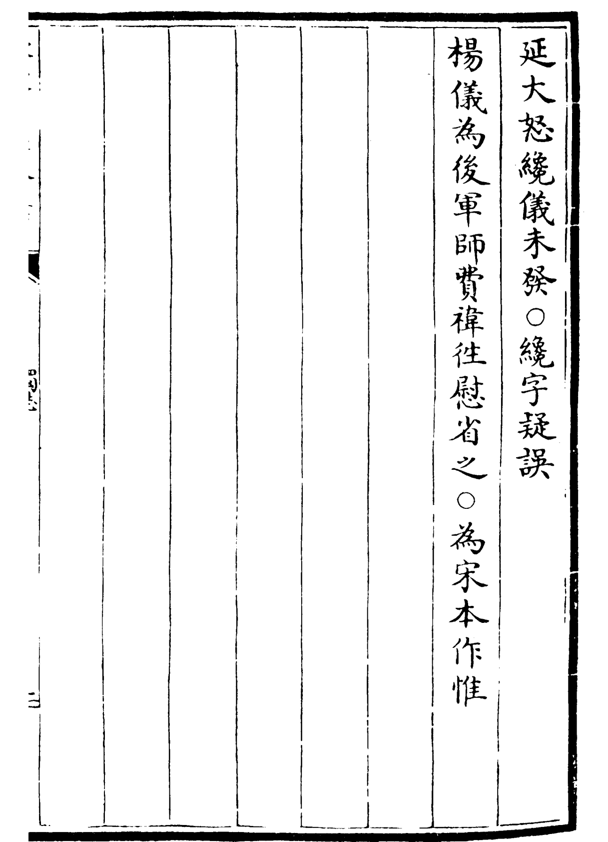
言多增咎注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臣明楷按

此別一劉巴若子初已卒于章武二年且并未嘗為

征南將軍也

故以憤激也注鏡至明而醜者亡怒○亡元本作忘

魏延先主為漢中王遷治成都○遷疑當作還



延大怒纔儀未發○纔字疑誤

楊儀為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為宋本作惟

蜀志卷十考證

蜀志卷十考證

蜀志卷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霍峻　王連　向朗子寵　張裔　楊洪　費詩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篤卒荆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為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

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鋭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酹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字紹先先主末年為

太子舍人後主踐祚除謁者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請為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為黄門侍郎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為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後為參軍庲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為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弋

與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内附咸因仍前任寵待有加

漢晉春秋曰霍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既定不聽及成都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二晉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援呂興平交阯日南九真三郡功封列侯進號崇賞焉弋孫彪晉越巂太守襄陽記曰羅憲字令則父蒙避亂於蜀官至廣漢太守憲少以才學知名年十三能屬文後主立太子為太子舍人遷庶子尚書吏部郎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美焉時黄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不與同

皓恚左遷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為領軍後主拜憲為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留宇二千人令憲守永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委質問至乃率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内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脣齒不恤我難而徼其利背盟違約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為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使步協率衆而西憲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王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帥衆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大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荆州刺史胡烈救憲抗等引退晉王即委前任

拜憲淩江將軍封萬年亭侯會武陵四縣舉衆叛吳以憲為武陵太守巴東監軍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憲遣妻子居洛陽武帝以子襲為給事中三年冬入朝進位冠軍將軍假節四年三月從帝宴于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叙用者憲薦蜀郡常忌杜軫壽良巴西陳壽南郡高軌高陽呂雅許國江夏費恭琅琊諸葛京汝南陳裕即皆叙用咸顯於世憲還襲取吳之巫城因上伐吳之策憲方亮嚴正待士不倦輕財好施不治產業六年薨贈安南將軍謚曰烈侯子襲以陵江將軍領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襲子徽順陽內史永嘉五年為王如所殺此作猷名與本傳不同未詳孰是也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為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彊偪也及

成都既平以連為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
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才
以為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
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屯
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
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
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
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

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襄陽記曰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士元皆親善荆州牧劉表以為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為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牂牁又徙房陵後主踐阼為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為光禄勳亮卒後徙左將

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臣松之案朗坐馬謖免長史則建興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誤也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賔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襄陽記曰朗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静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為二

凡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賀耳賀非人患惟和為貴汝其勉之

子條嗣景耀中為御史中丞襄陽記曰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入晉為江陽太守南中軍司馬

朗兄子寵先主時為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為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論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襄陽記曰魏咸熙元

年六月鎮南將軍衛瓘至於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充聞之曰吾聞譙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今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於炎興瑞出成都而藏之於相國府此殆天意也是歲拜充為梓潼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晉武帝即尊位炎興於是乎徵焉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氏二玉之文殆述所作乎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為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荆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

敗還成都為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為巴郡太守還為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耆率雍闓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為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趑趄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内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

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為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徼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閤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亮以

為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臣松之以為談啁貴於機捷書疏可容留意今因書疏之巧以著談啁之速非其理也少與犍為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

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為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户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翬嗣翬音忙角反見字林曰翬思貌也

歷三郡監軍翬弟郁太子中庶子

楊洪字季休犍為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主定蜀太守李嚴命為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洪於州為蜀郡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

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頃之轉為益州治中從事先主既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黄元素為諸葛亮所不喜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即啟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曶鄭綽討元衆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當

由越巂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敕習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即便得矣習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内侯復為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為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為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偽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

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
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為恨與洪
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説所言裔答洪曰公
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
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
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栢下營
壊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
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

交也石交交之道舉雖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

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

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

孝六年卒官始洪為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為而洪已為

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

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

盡時人之器用也 益部耆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祇次洪坐嘲祇曰君馬何駛祇曰故吏馬不

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衆傳之以為笑祇字君肅少寒

貧為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

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常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祇笑言得此足矣初往郡後為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祇游戲放縱不勤所職嘗奄往錄獄衆人咸為祇懼祇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祇悉已闇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祇兼二縣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奸穢每比人常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奸詐衆咸畏祇之發擿或以為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祇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汶山夷不安以祇為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祇拔祇族人為汶山復得安轉祇為犍為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後有廣漢王離字伯元亦以才幹顯為督軍從事推法平當稍遷代祇為犍為太守治有美績雖聰明不及祇而文采過之也

費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也劉璋時為緜竹令先主攻緜竹時詩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詩為督軍從事出為牂牁太守還為州前部司馬先主為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黄忠為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

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禄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後羣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羇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懐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

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遷部永昌從事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己纂統之主須速建以係衆心是故恵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彊禍大主没國喪二祖之廟絶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譬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於此時也不知速尊有徳以奉大統使民欣反正世覩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闇惑矣其黜降也宜哉臣松之以為鑿齒論議惟此議最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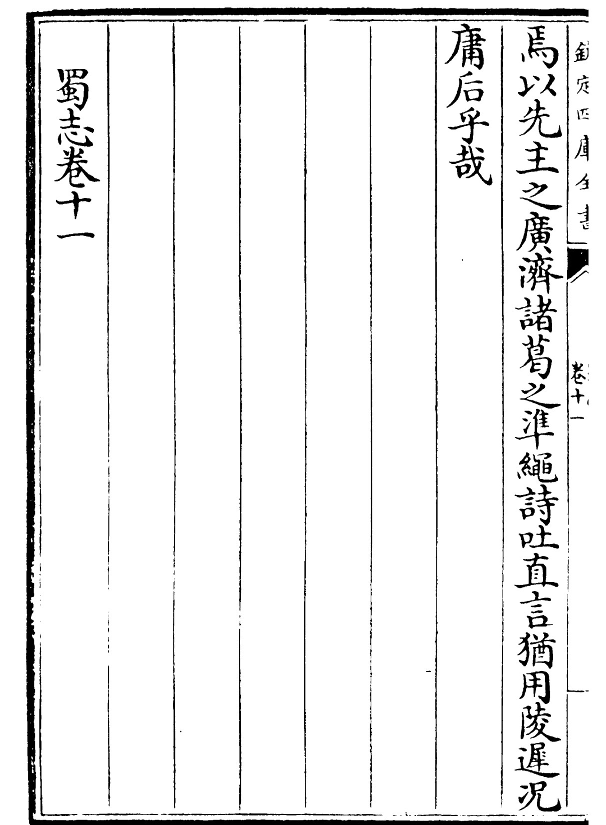
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閒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頼先

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
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
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
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黙然不答亮欲誘達以
為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末及還適與李鴻會
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
空託名榮貴為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
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虚語云足下量

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即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

蔣琬秉政以詩為諫議大夫卒於家王冲者廣漢人也為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為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冲為樂陵太守孫盛蜀世譜曰詩子立晉散騎常侍自後益州諸費有名位者多是詩之後也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膚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



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況

庸后乎哉

蜀志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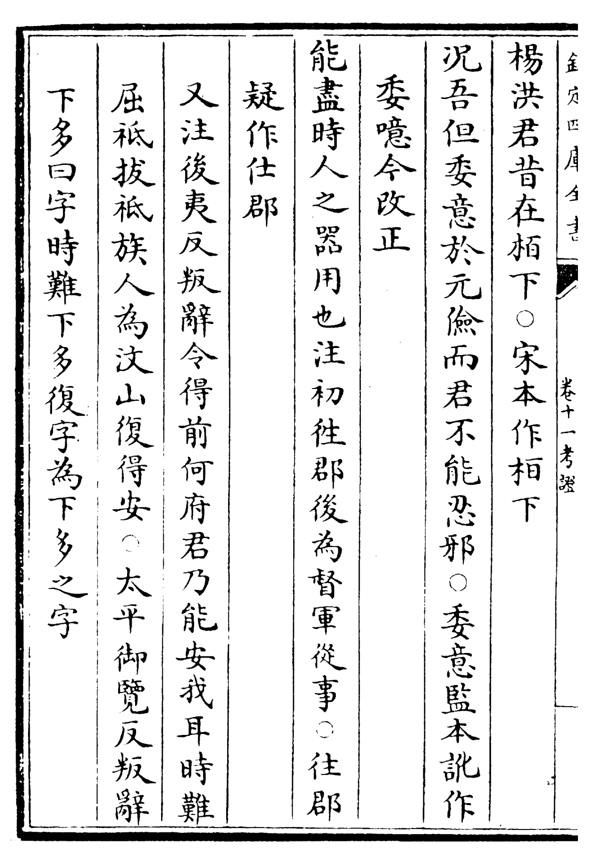
蜀志卷十一考證

霍峻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郡曲宋本作部曲

寵待有加注高陽呂雅○元本高陽作南陽

向朗歷射聲校尉尚書注鎮南將軍衛瓘○臣明楷按魏志衛覬傳云子瓘咸熙中為鎮西將軍此作鎮南字誤

又注孫盛曰昔公孫述云云○臣龍官按此語已見于魏志陳留王奐咸熙元年注中此為重出



楊洪君昔在栢下○宋本作栢下

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委意監本訛作委噫今改正

能盡時人之器用也注初往郡後為督軍從事○往郡疑作仕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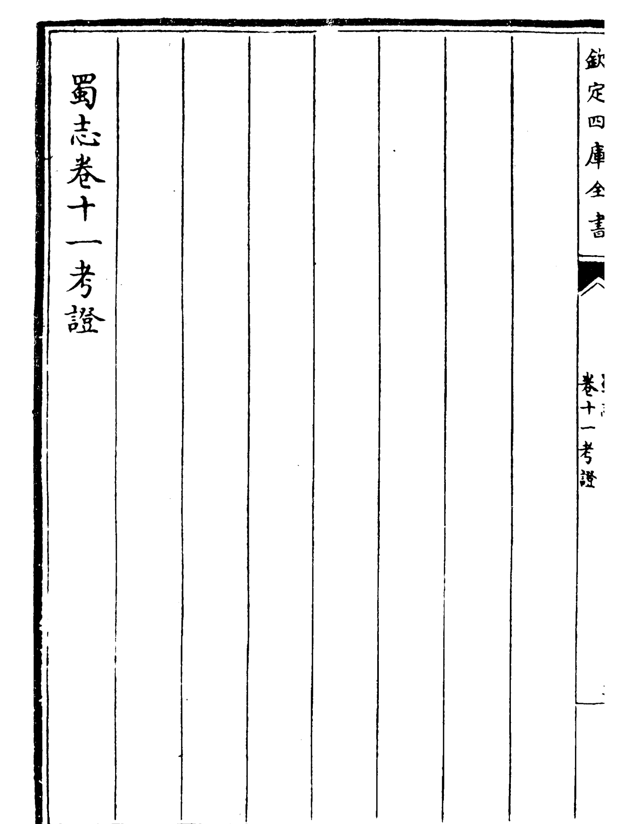
又注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祇拔祇族人為汶山復得安○太平御覽反叛辭下多曰字時難下多復字為下多之字

費詩羽聞黃忠為後將軍羽怒曰○太平御覽無下羽字

令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臣浩按漢王太平御覽作漢中王漢室疑當作漢升黃忠字也

左遷部永昌從事注夫創本之君俟大定而後正己纂統之主須速建以係眾心○監本訛作須大定俟速建今改正

豈徒托空名榮貴為華離乎○華離冊府作乖離



蜀志卷十一考證